

0603

□第五辑□

岫岩文史资料

岫岩县志

岫岩满族自治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岫岩文史资料

第五辑

(内部发行)

政协岫岩满族自治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 岫岩文史资料

---

政协岫岩满族自治县学习委员会 编  
政协岫岩满族自治县文史资料委员会

---

字数：160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4

印数：1000本

1998年12月18日第1版 1998年12月18日第一次印刷

---

辽鞍内出字〔1998〕第056号 工本费：15.00元

岫岩满族自治县天信印刷厂印制

EA61/10

顾 问：滕天增 李春新 王福尧

主 审：曹友波

副主审：赵玉范 张士成

主 编：成桂书

副主编：傅毓峰

编 辑：傅毓峰 张锡柱

# 目 录

解放前的岫岩商业 .....	傅毓峰	( 1 )
建国前的岫岩货币 .....	汪世和	(31)
民国时期岫岩街的银市 .....	傅多义 傅毓峰	(36)
岫岩街的“四馆、一屋” .....	汪世和 傅毓峰	(39)
岫岩街的烧锅 .....	张惠发	(45)
岫岩的丝纺子 .....	张惠发	(50)
岫岩街的油坊 .....	张惠发	(58)
岫岩街的香铺 .....	张惠发	(62)
玉石街 .....	董连柯	(65)
岫岩私营铁工厂始末 .....	孙文春 傅毓峰	(70)
解放前岫岩的采矿业 .....	张惠发	(75)
* * * * *		
公安战士转战敌后 .....	吴澍芝	(80)
岫岩的土匪势力 .....	江秀生	(87)
解放初期的剿匪斗争 .....	曹世明	(94)
“盖不客气”覆灭记 .....	曹世明	(106)
“小和尚”落网记 .....	曹世明	(112)
智擒特务头子赵云彩 .....	吴澍芝	(122)
民国年间岫岩境内的治安情况 .....	汪世和	(127)
公安局长王兴烈士 .....	吴澍芝	(133)

* * * * *		
岫岩一中校史 .....	傅景峰	(136)
岫岩解放前的职业教育 .....	刘殿斌 傅毓峰	(157)
伪国高的奴化教育 .....	汪世和	(163)
伪满时期岫岩日语学院 .....	傅毓峰	(169)
教育惨案锁忆 .....	石绍洲	(173)
概说岫岩满族太平鼓 .....	成桂书 乔晓伟	(176)

* * * * *		
古庙偶遇陈独秀 .....	朱如田 江柱国 董连柯	(179)
回忆高惜冰先生 .....	朱如田 傅毓峰	(184)
三哥黄显声 .....	董连柯	(190)
我所见到的沈相荣 .....	石秀岩	(194)
寒夜中的一支烛光 .....	石绍洲	(199)
传奇老太——赵洪文国 .....	汪世和	(202)

* * * * *		
国民党的岫岩党部 .....	汪世和	(207)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三青团” .....	汪世和	(214)
《日满防共协定》签字日的回忆 .....	石绍洲	(220)
甲午之战日军进犯岫岩古城 .....	曲 杲	(221)
编后 .....	编 者	(228)
封面 .....	岫岩古刹宝泉寺	
封底 .....	岫岩药山妙峰寺	

## 解放前的岫岩商业

解放前，岫岩的商业十分落后。据一些耄耋之年的老商业者回忆，民国初期岫岩城五、六千人口，看得上眼的买卖家不超过十户，小商小贩零零散散的，街面上冷冷清清。从民国初年以后到“9.18”事变之前，这段时间岫岩商业发展的较快。据1930年县公署统计，全县商家总数为615户，资金总额为687,090元（现小洋，下同）。其中，城区商户为157户，占全县商户总数的25.5%；资金额为439,770元，占全县资金总额的64%。拥有资金5,000元以上的商号20户，资金万元以上的近10户。至于父子铺、夫妻店等小铺面，可以说是星罗棋布了。还有那些提篮小卖者，“火勺”、“麻花”、“牛肝、牛肚”等等的长街叫卖声，从早到晚不绝于耳，呈现一幅繁荣景象。可是到了伪满时期，由于日本侵略者的统治和掠夺，岫岩商业每况愈下，到解放前夕已经十分萧条了。

解放前，岫岩的商业活动情况已经成为历史。为便于今后了解这段商业历史情况，我们在做了大量考察的基础上，撰此拙文，谨供读者参考。

### （一）杂货业

“杂货”和“百杂”的明确区分是解放以后的事。比如铁锅、炕席、缸盆等当属杂货，而鞋、帽、化妆品、布匹等应属于百货。解放前二者不加区分，统称“杂货”。尽管商家牌匾上写有“百货俱全”的字样，口头上讲“百货中百客”，但那是形容词，不是确定商店经营属性的专有名词。旧时虽然统称杂货业，

但做为具体的商店，其经营品种都各有侧重。解放前称商店为店铺，如杂货店、杂货铺。他们为了招揽顾客，一般在招牌或门脸上写着“京广杂货”，就像现在的商贩，在自己经营的货物上标有“南韩”、“日本”、“台湾”等字样一样。

解放前的杂货铺，都请有学问的先生给自己的店铺起一个既文雅又寓意发财的字号写在牌匾上，横挂在店铺的门脸上方，叫商号。那时经营杂货的商号有：双和春、兴盛公、志合栈、协泰昌、振兴洪、双合涌、永聚厚、乾元茂、聚泰隆、天龙号、乾德春、瑞生和、泰福顺、永兴德、福兴和、魁兴德、双发顺、世昌号、庆裕恒、洪兴源、合昌永、永庆和、天兴顺、裕顺东、合远达、德庆福、福生成、福合公、双和庆、长和城、长和泰、广泰成、兴聚胜、德丰厚、德兴余、东兴余、洪兴盛、人和茂、震兴五等四十余家。这里还有改名后未列进去的，如城内颇有名气的王兴周开的世昌号，后改为天昌隆，孙绳武开的天兴顺，后改为裕兴隆，当然也难免有遗漏的。至于一些小的店铺多是以业主的姓或名命名的，如赵家铺、李家铺、福记、春记、祥记等等。

岫岩街的商号大多是经营杂货的。除针头线脑等小百货及服装、鞋帽不经营外，其它如绸缎、布匹、棉花、大盐、旱烟、酒、油、糖、碱、粉条、面粉和各种杂粮，以及过年用的“年纸”（红纸、门神、灶王爷、香、烛、画、鞭炮等），日常用的调味品，如花生、古月（当时对花椒和胡椒的称呼）、大小海米等。还有餐具、炊具以及小农工具都在杂货范围之内。

在众多的杂货面前，一个商号不可能全部经营，虽然都叫杂货铺，但大体上都有个侧重面。有的以绸缎为主兼营其它。史家园子胡同口北侧的“永聚厚”，其招牌是绸缎庄，但也经营其它各种布匹。铁树开花处的“永庆和”，以绸缎为主，还设有书店专柜。也有以专项为主，今新华书店处的“天龙号”，主要经营小农工具，如车马挽具、镰刀、锄板、锄勾、锹和镐等，同时也



卖炊具和餐具。现满族商店对门的“泰福顺”以卖皮货为主，如车马挽具、各种皮带、皮鞭、皮鞋、靴鞞等。特别是靴鞞销量很大。那时皮鞋很少，农民冬天都穿牛皮或猪皮靴鞞。同时也经营一些别的商品。

除杂货铺以外，还有三个大烧锅，五个油坊。他们既是工业又是商业，因为这些商号是前店后厂，既后院是烧酒、榨油，前店批发零售。这叫一马双跨。还有专项经营黄金、白银制品的商号，如“吉顺鸿”、“聚龙长”等。

这些商号经营范围比较广泛，营业额较大，纳税额较多，是县财政的一项重要收入，县里对这个行业非常重视。县里设有商务会，它既是县公署的一个领导商户的机构，也是商户的自身组织，代表商户利益。商务会研究各项会务，都要征求商户的意见。商务会有什么事要通知各商户，把事项写在“转牌”上，一家一户地传阅。各商户接到通知，立即写在铺子里的“水牌”上，然后照办就行了。因为商务会是代表商户利益的，尽力为商户说话办事；反过来，商务会的一切经费开支以及临时出现一些特殊花销，也多由这些大商户包下来，靠他们做为经济后盾。因此，两者之间相互支持，相互依存，形同一体。他们只怵于税捐局。如果他们把税交上了，也就天不怕地不怕了，可以说谁也管不着他们了。当时商界流行一句话：“缴上国税不怕官”。的确是这样，在经营上自由得很，没有什么部门对他们经营物品的价格施加限制，也没有什么卫生部门搞什么化验与检查，他们的商品价格随便定。当然这里有个“漫天要价与就地还钱”（讨价还价）的问题，还有个同业之间的随行就市和竞争问题。当然不能漫天要价，要权衡利弊。为了拉住买主，争取多卖钱，他们常常把利润降到最低点，当时有句“买卖挣毫利”的话，就是从这里来的。

到了日伪统治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商业的日子逐渐不好

过了。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逐步扩大，掠夺的日剧，造成日用物品奇缺。从1942年开始，实行商品配给政策后，各商家的处境日趋艰难。一位老商业工作者形容说：“商号林立，无货可卖”。因为很多物资都投到战争中去了，剩下的归民用。而民用的要通过“小卖商”配给。“小卖商”通过日伪政府指定。岫岩街（即现在的镇）指定城里五、六家商号为“小卖商”，各村（相当于现在的乡镇）指定村公所附近的一家铺子为“小卖商”。由县里印制“配给通帐”，街、村每户一本。各户持“配给通帐”到“小卖商”领取配给商品。配给规定：白酒、豆油按三大节日（春节、五月节、八月节）供应。一般情况下，白酒、豆油每户八两到一斤，豆油还有特配。全县民户有婚葬喜事，经街、村长证明，到县公署经济股换发配给证，配量10斤，到油商领取。街内回民每年一度的开斋节，以会长名义申请，每人给一斤特配油。其它物品，如胶鞋、肥皂、棉线、白糖、铝制品等也都实行配给。如果东西少，不敷分配的，则全配给日本住户，由“福盛洋行”供应。纸烟配给机关团体职员。

当时街内三家烧锅和五家油房生产的酒和豆油，不允许随便出售，都由“小卖商”贮存加封，留待配给。油坊所用大豆原料，皆由县公署实业科拨给。

由于统配政策的实行，很多商家无货可卖。就连布匹也多被“兴农株式会社”拿去做农民“出荷粮”兑流之用。剩下的由“小卖商”配给，按户按季节供应。每户一块，即12尺。统配政策的实行不仅是商家受害，也苦了老百姓。农村老百姓大多距“小卖商”较远，特别是偏僻山村，为了一斤糖、一斤酒、一斤豆油，要爬山越岭，跑到几十里外的“小卖商”去领取。那时又没有自行车和其它交通工具，全靠两条腿跑。老百姓叫苦不迭，商家也怨声载道。所以到了解放前夕，城里的商家很是冷落，有的仅仅是活命而已。日本投降、满洲国垮台以后，他们才大大地

喘了口气，个个跃跃欲试，逐渐得到了新生。

## （二）饮食服务业

饮食服务业是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行业。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就需要社会提供各种服务，所以饭馆、旅店、理发、浴池、照像、染坊、浆洗房，刻字铺、眼镜铺、钟表铺、镶牙馆等各种服务业逐渐兴起。这里只概略地介绍一下镇内的饭馆、旅店、浴池、照像等服务业。

### 1、饭馆

解放前岫岩城的饮食业比较活跃。除了一些大大小小的饭馆以外，还有那些为数众多的煎饼铺、楂子铺、包子铺、饺子馆、豆腐脑铺、烧麦铺、火勺铺等等。饮食业中起主导作用的是饭馆。民国初期能承办酒席的大饭馆有“翠丰园”、“四海春”、“惠轩楼”三家。最负盛名的要属程寿山的“翠丰园”，它不仅经营餐饮，还兼营旅馆，有50来张床位。这家馆子服务好，厨师手艺高，很有竞争力。到“9.18”事变前，在城里众多饭馆中仍属一流。（“惠轩楼”、“四海春”已相继停业）这时能与“翠丰园”相媲美的，又出现了邓立川的“泰和园”，唐继祥的“会友轩”，李秀山的“福泉涌”，闫永德的“永盛馆”。还有跃跃欲试的“日升馆”、“日盛园”、“三盛源”等。从“9.18”事变后到解放前的14年中，餐饮业没有什么发展。到解放前夕，岫岩街的饭馆虽然不少，但出名的饭馆只有五家，除“翠丰园”之外，还有杨成甲父子开的“福增园”，温佩久经营的“久香春”，张贵方等人为东的“洪春园”以及孙洪增办的“鸿增园”。

在等级森严的旧社会，下馆子也讲等级。一些名流大雅之客，下馆子一定要登大雅之堂。这样才能与其身份相适应。如果他们之中有谁到小饭馆用餐、请客，似乎有失大雅，降低身价。所以，解放前的大馆子之间的竞争很激烈。他们的竞争基本上有

三条：一是要有名厨。他们做的菜不但味香色美，而且花样又多，能做各种名菜；二是服务好；三是价格适宜。这后一条最重要。如果没有经济实力，又不善管理，在竞争中肯定要败下阵的。岫岩街大名鼎鼎的“翠丰园”很有经济实力，又善管理。它的厨师手艺高，做的菜特别有味道，而且价格便宜，服务热情周到，在竞争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民国初年打败了“四海春”、“惠轩楼”之后，又战胜了“泰和园”、“福泉涌”、“会友轩”、“永盛馆”，可以说是独领风骚，一直遥遥领先到解放后。

旧时饭馆有送席和定席的服务项目。送席，就是有的家里来了客人，不便于到馆子吃，要几样菜，请馆子给送到家。也有的店铺算帐到半夜，有的是打牌到更深，事前告诉馆子一声，约定时间派伙计给送去。定席，就是事先打个招呼，定多少桌，到时去吃就行了。

另外，馆子里还有赏小费的习俗。当时通称“小柜”。但不是每个用餐的顾客都赏，主要是一些有身份的顾客光顾后，跑堂的格外殷勤，厨师格外亮手艺，客官及所请之客吃的高兴，喝的痛快，便慷慨解囊——偿小费。掌柜接小费到手后要高喊：“小柜！”。尔后伙计们全体称“谢！”馆子里收到的小费，一般都分给伙计，有的当天就处置了，有的月末分配。

## 2、旅店

解放前，岫岩地方经济落后，交通闭塞，流动人口不多，所以旅店业不发达。但在饮食服务行当中，除了餐饮业外，旅店还是佼佼者，那时的旅店业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纯住旅客的，民国时期有“翠丰园”、“日升馆”、“永盛馆”等等，还有一些夫妻开的小店，如滕家店、刘家店、李家店等。到日伪统治时期，又有王姓开的“保和旅馆”，有30多张床位。日本人新建的“大和旅馆”，50多张床位，顾客多是一些生意人，各机关团体顶头

上司来人，多住在衙门里。二是大车店，它在旅店业中占主导地位。因为解放前的交通运输工具，主要是骡马大车。到伪满洲国的后期才有汽车的出现，而且数量极少，没有汽油，烧木炭。能走的路线就是岫岩到大孤山，岫岩到海城。所以那时进出货物全靠骡马大车。为了适应这种形势，城乡的大车店应运而生。城里的大车店有：义盛店、海升店、福源店、裕来店、双和春等。这些车店中最火爆的有两家。一个是“义盛店”（商号“义盛丰”），地点在财神庙头（现新华书店东侧）的东侧。因为地势低洼，群众称为“洼坑店”，是县商务会长王凤武开的，由于地点适中，加上商务会长的势力和名气，所以这家大车店车来人往热闹非凡，大车店还兼营炮铺买卖，生意十分红火，是岫岩街首屈一指的大车店。另一个是一面街以南的“裕来店”，店主叫谢荣普，一般群众都叫“谢家店”。这家大车店是1930年夏开张的，当时资本才400元，由于地理位置好，凡是从北通门进来的大车都住进了这个店。院子宽敞，吃的也好，价格便宜。住店的大车和投宿的旅客越来越多，车店的条件不断改善，生意越来越好。到了解放前夕，可以同“义盛店”相媲美了。

旧时的大车店，不光大车投宿，一般农民进城也住大车店。因大车店的宿费要比旅馆的宿费便宜得很多。如住旅馆单人一宿是五毛钱，而大车店只花二毛钱，同时吃的方便又贱，所以大车店的生意一般要比旅馆的生意好一些。

这些出名的大车店之所以生意兴隆，经久不衰，除了占有较好的地利以外，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条件好。店内都有车棚和牲口棚，可以挡风、遮雨，不怕风吹雨淋。大车进店以后，不管刮风下雨，车老板可以高枕无忧地睡大觉。所以凡是装满货物的大车都要住这样的店。一般小的车店特别是一些野店（乡村路边的小车店），没有这种条件，车马都在露天过夜，冬天风吹，夏天雨淋，牲畜遭罪。

二是吃的便宜，也比较讲究。所谓便宜，就是吃的比饭馆要贱的很多。因为他们主要靠住宿挣钱，在吃的上不搞赢利，够上本就行了。所以一般农民进城，都住大车店。当时大车店在饮食上有大锅和小灶两种。按照客人的口味和腰包，“大锅小灶，各取所好”。一般比较仔细的人吃大锅饭菜。吃的是“顿饭”，比如大楂子干饭、炖豆腐，一顿饭不管吃多少，都是一顿的价钱，这叫吃“顿饭”。也有单独吃小灶的。比如有的要吃糖饼，伙房就单独给做，也是按顿计算。还有的要喝酒，厨房给做几样菜，这就要单独划价了。对大车店来说，尽管麻烦一些，又挣不多少钱，但它方便了顾客，使顾客满意，以求得更多的“回头客”。

再一个是服务好。这也是当时买卖家的共同特点。但大车店在某些方面又有其独到之处。那时“帮车”比较多，农村一个堡子或临近的几个堡子，有几台大车出门搞运输，为了相互之间能有个照应，就要结成帮。不管往那走，就是一帮，所以叫“帮车”。“帮车”最受店家重视。在接待上格外热情周到。如果是常来常住的“帮车”，那更是相敬如宾了。为了拉好关系还有优惠事项。比如店钱不足可以欠着；需要钱，可以借点；有时还请吃喝。有的店主甚至与经常过往大帮车的牵头人“拜把子”，结为金兰之好。这都是生意上的需要。

### 3、照像馆

这个行业是民国年间才有的。岫岩县最早的一家像馆，叫“华美斋”，是林喜阳开的，像馆里照相的师父是请的。馆里还有一个徒弟干零活。到1937年才有第二家照像馆，叫“之光”像馆，业主是王万章。他是在奉天（现沈阳）学的手艺。由于受过专门训练，所以技术比较高。后来又有苑云坤开的“荣利”像馆，王贵方开的“三星”像馆，全县总共才四家像馆。

旧时像馆所照像片一律是黑白的。由于设备和感光材料的性能差，不先进，在技术方面有独特的要求，大致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摄影技术。我县于1942年以前，室内照像采用自然光线，要将室外的光线引入室内。所以照像室的房盖是玻璃的。有条件的像馆，南墙也是玻璃的，以保证光线充足，利于感光。照像师根据季节、时间以及像片角度的不同，再用光圈、快门、反光板等手段加以调节。调聚焦主要采用移动三角架的办法，辅以镜头推拉。这些都属于摄影技术，原理同现在的没有区别，只是比较落后罢了。1930年的时候，像馆已经有了布景道具。布景主要是山水画，如西湖三月景等。道具则以桌椅为主。1942年以后，城里各像馆陆续改用电灯照明。伪满时期市面上只卖40瓦白炽灯泡，60瓦的很少见，100瓦的是极少见，故照像馆的灯泡一排数盏，既可变换灯位，又可以根据需要控制开启盏数，用以调节照明度。达官贵人照像，顶光、侧光一齐开，平面光改成立体光。普通顾客照像，一般只开前侧方的灯，光线不足用光圈、快门调整，效果当然要差些。

二是暗室技术。暗室技术指冲、洗、扩技术。具体是指定影、显影和放大技术。其原理同现在没有区别，只是所用材料和设备比较落后，导致效率低，质量差。放大技术，当时是底版放在放大机下，在强灯光作用下进行二次曝光，求得放大后的新底版。

三是修版技术。过去的黑白照，底版是玻璃的，感光剂涂在玻璃片上。这种玻璃底版一直使用到50年代，后改用胶片底版。由于老式底版感光剂效果差，老式照像机的性能差，加之室内光线不好，所以成像后立体感不强，黑白反差不明显，黑白过渡不自然，加之定影时间不易把握，时间稍长则偏白，时间稍短则偏暗，这样必须在底版上加以修饰，此谓“修版”。修过的底版成像后的效果会更理想，这项技术掌握起来比较难。首先要会看版，看一看该不该修，哪个地方该修；其次要亲自动手操作。学好这门技术要有很长时间的经验积累过程。技术高的师父可通过

修版达到黑白对比合理、黑白过渡自然，更可通过修版掩饰人物面部的某些缺陷和胖瘦等，使顾客满意。过去玻璃底版与照片比例多为一比一。底版大一些使手工修版更为方便。后期增加了在照片上着色的技术，增加了真实感和美感，当时称为彩色摄影，与现在的彩色照像概念有本质的不同。随着彩照的出现，修理底版的程序即告终结。

#### 4、澡塘

澡塘，解放后称浴池。从民国到伪满，岫岩城里只有一家澡塘。据 93 岁高龄的老浴池工人时振波回忆，从他记事时起岫岩街就有澡塘，那时是杨德山开的，他既是东家，又是掌柜的。地点就在现在的老澡塘胡同道南。

这家澡塘共 12 间房子，有洗澡池、铺房、烧水房、伙计宿舍、柜房等。铺房是顾客洗澡休息的地方。分大铺、小间。大铺就是一个大筒子房，搭的木板床。好一点的有小间，紧靠烧水房，特别暖和。凡是洗澡的，每人发给两块大布（现在叫浴巾），以做休息铺盖之用。大铺上的顾客，如有携带金钱和贵重之物，为了避免丢失，可交柜房代为保管。所以在澡塘内都贴有“金钱交柜”的条幅。那时没有女澡塘，女人洗澡安排在星期天。

当时澡塘的服务项目比较多，除了搓澡之外，还有修脚的、理发的，同时卖茶水、瓜子。修脚主要是治理脚鸡眼和脚趾上的其它小病，如修畸形趾甲等。

旧时平常洗澡的人很少，只是春节时洗澡的人多些。所以也挣不多少钱。到伪满康德八年（1941年），杨德山就把澡塘子兑给大汗奸张星武了。张星武接手后，就增加了经营项目：一个是设赌。白天洗澡，晚间就开赌场，设赌抽红；另一个是设店铺。因为住在澡塘里，既暖和又便宜，所以有些农民进城住宿，专找澡塘子住。这样，澡塘子的生意就兴隆起来了。钱是没少赚，都



被张星武挥霍了，他打吗啡、抽大烟、逛妓院、嫖女人；既吃喝，又赌钱，五毒俱全。解放后，因为张星武当汗奸时罪大恶极，被政府处决了。

澡塘里的“小伙计”很重要，现在叫服务员。小伙计的活是个门面活。迎来送往服务的周不周到，顾客是否满意，全仗“小伙计”。顾客进门后，便是笑脸相迎。问一声“客官，是大铺还是雅间（小间）？”随后让进号位，递上大布。遇有醉汉和上岁数的老者，就高声喊：“身有贵恙休来洗，酒醉年高莫入池！”看见有携带东西的顾客，便告诫：“银钱交柜，丢失不赔。”每到洗澡的人多时，就提醒顾客：“少洗多凉快，多洗要晕塘。洗的洗、脱的脱，先客让后客。”以此来催促顾客加快速度。当人多秩序挺乱的时候，就要请大家注意：“新鞋别穿旧鞋走，穿错一只瞎两双，大的不合适，小的挤的荒。”当时有大小两个澡池，大池水温低，小池水温高，一天放一次水，晚上10点清堂。清堂后，伙计们放水，打扫浴池和地面约一个多小时，伙计们很是辛苦。

### （三）文教用品和医药行业

岫岩城里文教用品的经营，除了个别杂货铺，如邹亚廷的“永庆和”设有专柜，出售书和文教用品外，主要是岫岩街的三大书局。最负盛名的是“杨胜记”书局（今岫岩第三人民医院对过），它除了经营各种书籍外，还经营农村小学校的学生课本。这个书局为了方便农村小学校来城购求学生课本，还专门设有床铺，以供住宿之用。这是一个很出名的书局。与这家书局齐名的还有史家园子胡同口南侧的“三友书局”、泡子沿的“大酉”书局。号称岫岩城里的三大书局。他们既卖书、又经营笔、墨、纸、砚等文房四宝。民国时期，人们写字以毛笔为主。当时毛笔有狼毫和羊毫两种，多是岫岩本地产的“小大由之”。用毛笔，必须有墨和砚台，那时最好的墨是“金不换”，它味香，色亮。